

編者的話

Friedrich Hirzebruch (1927~2012) 是德國數學家。1945 年 1 月中，還不滿 18 歲的 Hirzebruch，進入德軍防砲部隊服役。戰爭結束前幾個月，他被拘禁在美軍的戰俘營，直至當年 7 月獲釋。其後進入 Münster 大學，雖然當時百廢待興，但是他遇到非常好的老師 Heinrich Behnke, Karl Stein, Heinz Hopf 一路開展他的數學生涯。1952 年他訪問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，兩年間與來自各地的菁英齊聚一堂，不但做出了傳世的 Hirzebruch-Riemann-Roch 定理，更醞釀出後來膾炙人口的 Arbeitstagung，這是沒有固定議程的研討會，演講者及其講題由與會者建議、討論後決定。這個研討會每年或每兩年在 Bonn 舉行，Hirzebruch 賦予它開闊，不拘形式，介紹最新數學議題的風格，目的不僅在數學家之間的交流，更在教育年輕後輩，以及促成跨領域的合作。自 1957 年延續到今天，已經成為許多新想法以及合作的孕育之地。本期「有朋自遠方來」Frans Oort 教授對 Hirzebruch 主持 Arbeitstagung 有第一手的介紹。懷抱著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美好經驗，他一直希望在 Bonn 也建立一個類似的，有許多訪問學者的研究中心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1981 年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s 在 Bonn 成立，以同樣的風格促成來自不同國家數學家之間的交流，包括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國家。另一方面，經歷戰爭，讓他充滿人道關懷。在冷戰時期，他與東歐共產國家保持聯繫；每年的 Arbeitstagung 都邀請前蘇聯的數學家與會，雖然除了 1967 年之外從未得到回應。同樣的，在柏林圍牆倒塌後，他幾乎每周前往柏林，為前東德科學研究院，Karl Weierstrass 研究所將近兩百位數學家，籌謀未來的發展。而他過去對東德數學家不計辛勞持續的關懷，讓他成功的團結起兩德的數學家。這正是 Oort 教授在本期刊出的訪談（下）的主題：「數學家：一個大家庭」的一個最好的例子。

荷蘭面積比台灣略大，人口稠密度略低於台灣。面對歐陸大國，以勤奮、務實克服先天的不足，而有歷史上的黃金年代，不僅是海上強權，在文化，科學，藝術上的璀璨成果更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資產。地狹人稠的國家，「人」是最重要的資源，人才培育是首要之務。Oort 教授在訪談中透露他反省研究工作對社會的貢獻，反省數學的教與學，敘述 Utrecht 的學術演講的方式，他為研究生規劃的研討會，讓學生報告自己的工作、想法，彼此砥礪攻錯，更在報告之後與學生檢討如何改進。他熟知每一個人的興趣與長處，讓學生依自身的喜好選擇研究題目，時時用心，在需要的時候引導他們，讓他們的才能得以發揮，沒有一個人半途而廢。這篇訪談分上、中、下刊出，是 Oort 教授的教學、研究生涯的回顧，從中反映出的荷蘭社會文化風情，是同為彈丸之地的我們可以借鑑的，讀者切勿等閒看待。

數學傳播電子版網址：

<http://www.math.sinica.edu.tw/media>

李宣北

2014 年 9 月

F. Hirzebruch 資料參考 Notices of the AMS, v.61, no.7, August 2014.

數學傳播 151

第三十八卷
第三期

目錄

有朋自遠方來——專訪 Frans Oort 教授 (下)	3
九連環與格雷碼	郭君逸 13
詩情畫意談數學	蘇意雯 25
Chebyshev 多項式與線性二階遞迴序列之行列表式表示法 翁翠微 · 顏綺美 · 陳政宏	38
一道數學競賽題之勘誤	周靖北 58
勾股數迭代公式之研究與發展	賴昱維 65
從一道高考題體驗波利亞的實驗與探索的精神	周國定 75
「賭徒輸光問題」中的決策優化	鄧小東 79
康熙皇帝的數學事業	張小平 83
回響：一道不等式的另一種證法	連威翔 93